

閩

小

紀



閩

小

紀

(說鈴
之一)

周亮工
撰

中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閩 小 紀 說鈴之一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閩小紀上卷

樓下周亮工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園、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彝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曾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毯、莆田姚朝士指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卽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閩人望遠，蕩子

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久。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繫誣此貞禽矣。繫負雌以遊。人呼曰繫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魷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媚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魷嬌一種大異。魚魷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魷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直。日作莖花一綻。卽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僂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彝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莖都黠。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慶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蟹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噤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蠶。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携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爛。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卽此庸理。便是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朵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尙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蟹人索之。梅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蟹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然。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於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鏑鐫。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獸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異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揆日畫基所向鑿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於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余蠅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俱記時日與所費工費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尙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與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宣其地者類使人揭碑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揭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茲新話云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搜剔太些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云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鞠者非

蝗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蝗苗者。予初意蝗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裏小蝗。蟻蟻細如蟻。蓋閩人培水田種蝗。盜者洩水。則蝗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蝗苗。失蔬圃。異事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書。吳文中落筆。卽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憩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懷嘆。

閩茶

武夷、芳巖、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旣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羅法製之者。卽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亦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昞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諂。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彝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彝。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彝。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黷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彝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彝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若干追呼盡斫所種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閩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飪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強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鷺。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真味盡失。汶水而在。聞此亦當色沮。薛嘗住男前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況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卽貢者亦只備宮中澆濯甌盞之需。貢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產。非武彝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質之。

閩人以粗糞膽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天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余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搨數紙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堅。富沙陷後。碧堅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彝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賤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郊垌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釀。入夏不壞。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曬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

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即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國人讀爲絲作去音。

短白即延平之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呼爲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爲冠。味沉厚。蜜醅釀。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冬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監釀。值臘月用石缸將酒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炎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檀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爲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泌液。以酒釀酒曰雙夾。樵川人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酌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墨。傾之則滿座幽香郁烈。如荔枝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棗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州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餘香。

藁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薺苳。則又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秦郵。然種種咸備。使醢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蠶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勳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龍處士。正書做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尙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嘗十年卽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取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尙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箸。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濟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肩。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穰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爲繞指柔。

穰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卽入貨。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穰。有穰花者。穰孕者。穰青者。樹主與穰者。情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穰家囑少。

荔歌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圓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卽歲實。

亦卽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歇枝。余顏其室曰。荔歇。作荔歇詩。

困關以上無荔

閩困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卽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終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蟲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禳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囑吏謹伺之。勿飽鼠雀。吏顰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礮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背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礮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礮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煙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爲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而闊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髻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而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爲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爲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邱坑口撥土一寸許。卽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爲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爲敵所破。當卽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僭據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塔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二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卽令暫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豔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卽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園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卽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卽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謫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固足尙。蒂實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晶丸。較諸荔枝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卽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燻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法。以其火燻。故名焦核。外

人誤作焦集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畚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錯不解繫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孺理爲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觸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尙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乎。

火浣布

予在故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卽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屬也。

李獻